



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壹)》文字考釋五則

林文華*

摘要

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壹)》自 2010 年 12 月公佈之後，其中包括〈尹至〉、〈尹誥〉、〈金滕〉、〈保訓〉、〈程寤〉、〈皇門〉、〈祭公之顧命〉、〈耆夜〉、〈楚居〉等九篇簡文，提供不少戰國時代文字、思想、文獻研究的新資料，也可與《尚書》、《逸周書》等傳世文獻相互校證，有助於相關學術領域的進一步研究。

本文乃在諸位專家學者的研究基礎上，針對〈皇門〉的「耆門」、「頤比」、「戎夫」以及〈祭公之顧命〉的「晝臧」、「」（）等字詞加以探究。

關鍵詞：清華簡、簡帛研究、出土文獻、戰國文字、逸周書

*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

壹、前言

二十世紀以來，自甲骨、金文、敦煌簡牘等地下資料陸續出土，造成中國學術史上的重大變化，也促使相關學術思想蓬勃發展。近二十年來，中國大陸的考古事業更是熱烈進行，許多地下資料不斷出土面世，尤以楚地簡帛資料最受人矚目，也是當今學術界的研究熱點。舉凡楚帛書、馬王堆帛書、張家山漢簡、睡虎地秦簡、包山楚簡、郭店楚簡、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、清華竹簡，都是珍貴的文物資料，也是未經後世傳鈔更動的第一手資料，其內容涉及古代儒家、道家、黃老、墨家、陰陽家、法家、兵家等各種學術思想¹，部分內容可與傳世古籍相對應，且更有不少篇章是傳世資料所失載的，可以填補傳統學術史的空白以及不足之處。

其次，這些簡帛資料以楚文字佔多數²，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存在大量的通假現象，對於我們理解古書通假現象以及古籍註解頗有幫助。同時，藉由簡帛文字的考釋，也有助於甲骨、金文等古文字的考釋，並能較清楚掌握古文字的字形流變狀況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些簡帛資料(大部分都是戰國至漢初之際的作品)，對於我們了解戰國諸子思想、西漢學術思想都有莫大的助益，也能重新認識戰國諸子百家學術交流的真面貌，也更能「走出疑古時代」，並為中國古典學之重建盡一分心力。

然而，這些出土文字資料，由於古文字形體多變、竹簡殘斷，以及各專家學者的解讀不一，造成竹簡文字內容的解釋分歧，而往往出現矛盾難解的現象。

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壹)》乃最新公布的戰國楚簡資料，又掀起學界一股研究熱潮，但部份文字解讀仍有無法確定及通讀的地方，必須重新審視以及考證釐清。因此，本計畫重點乃在諸多學者專家的研究基礎上，多方蒐集資料，加以分析比對，希望能釐清部分難解以及誤解的文字，而有更合理的解釋，也盼能有助於簡文之通讀。

¹ 例如《郭簡》的〈緇衣〉、〈性自命出〉、〈唐虞之道〉、〈忠信之道〉、〈五行〉、〈六德〉、〈魯穆公問子思〉等篇，以及《上博簡》的〈緇衣〉、〈性情論〉、〈子羔〉、〈孔子詩論〉、〈仲弓〉等屬於儒家思想；《郭簡》的〈老子〉、〈太一生水〉，《上博簡》的〈恆先〉，以及《張家山漢簡》的〈盜跖〉屬於道家思想；《睡虎地秦簡》的各種秦律法與〈為吏之道〉，以及《張家山漢簡》的〈二年律令〉、〈奏讞書〉為法家思想；《馬王堆帛書》的〈經法〉、〈十六經〉、〈稱〉、〈道原〉為黃老思想；《長台關楚簡》的〈申徒狄〉，以及《上博簡》的〈鬼神之神〉為墨家思想；《銀雀山漢簡》的〈孫子兵法〉、〈孫臏兵法〉等為兵家思想；《馬王堆帛書》的〈式法〉、〈五星占〉、〈天文氣象雜占〉等為陰陽家思想。參考李學勤《簡帛佚籍與學術史》、裘錫圭《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》、李零《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》。

² 另有部分屬於秦簡牘資料，例如青川郝家坪秦國木牘，整理者研究其內容確定為《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更修田律》，乃戰國時代秦文字。參見四川省博物館、青川縣文化館《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—四川青川縣戰國墓發掘簡報》，《文物》1982年1期。至於《睡虎地秦簡》、《王家台秦簡》、《龍崗秦簡》、《放馬灘秦簡》、《關沮秦簡》、《葛陵秦簡》等，則為秦代簡牘。

貳、考釋

一、耆門

〈皇門〉簡1：「惟正月庚午，公格在耆門。」今本《逸周書·皇門》此處作「維正月庚午，周公格左閔門會群門。」整理者：「公，今本作周公。格，訓至。耆字從老，古聲，見母魚部，讀為溪母魚部之庫。耆門即庫門。周制天子五門，自南數為皋、庫、雉、應、路門。庫門是第二門，庫門外皋門內為天子外朝。」³劉國忠亦贊同耆門即庫門。⁴

按：關於簡文「耆」，整理者僅以聲音通假讀為「庫」，而與文獻中的「庫門」作連結，仍有值得商榷之處。蓋若確是「庫門」，但今本作「閔門」，兩者音義差距頗大。今本孔晁注：「路寢左門曰皇門，閔音皇。」潘振：「閔，大也。閔門即指皇門。」劉師培：「古籍中皇、閔互訓。」因此，結合篇題「皇門」而論，「庫門」與「閔門」、「皇門」似乎無法疏通。

其次，由周原西周宮室遺址以及文獻資料可以發現，西周初年之明堂並無所謂皋、庫、雉、應、路等五門之制，只有一個南端的大門，可稱南門、廟門、應門，《逸周書·明堂》及《禮記·明堂位》五門之制乃東周以後人之觀念。據陝西周原出土的西周建築遺址⁵，其中鳳雛甲組宮室，王恩田、尹盛平認為乃西周王室所有⁶，此乃西周宗廟明堂之制，呈現一種坐北朝南之四合院建築形態，中央為露天之大庭(中廷)，只有一個入口大門，位於南端，故稱南門(即應門)，門外有屏(樹)，《荀子·大略》：「天子外屏，諸侯內屏，禮也。」《書·顧命》：「逆子釗(康王)於南門之外，延入翼室，恤宅宗」，孫星衍云：「南門者，廟門。《史記》所云『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』是也。……以南門為外朝之皋門，似不如史公廟門之說為長也。〈玉藻〉疏引《左氏》舊說及賈逵、盧植、蔡邕、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。」⁷

按：孫氏之說是也，「南門」為明堂之門，亦宗廟之門，明堂、宗廟古代為一也，金文多稱「太室」。又如《逸周書·世俘》云「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，皆施佩衣，先馘入。……乃以先馘入，燎于周廟。」孔晁注：「言陳列俘馘于宗廟南門夾道，以示眾也。」孔說甚確，《呂氏春秋·古樂》云：「武王歸，乃薦俘馘於京太室」亦為證也。又「南門」亦稱「應門」，《爾雅·釋宮》：「正門謂之應門」，〈顧命〉：「王出在應門之內」，孔穎達《正義》云：「李巡云：『宮中南嚮大門，應門也。』應是當也，以當朝正門，故謂之應門。」

然而，過去許多學者認為西周天子宫室，有所謂「五門三朝」之制，由外而內，五門就是皋門、庫門、雉門、應門和路門(《禮記·明堂位》鄭玄注)，三朝

³ 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壹)下冊》(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0年12月)，頁165。

⁴ 參見劉國忠《走近清華簡》(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4月)，頁140。

⁵ 參見陝西周原考古隊〈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發掘簡報〉，《文物》1979年10期。陝西周原考古隊〈陝西召陳西周建築群基址發掘簡報〉，《文物》1981年3期。

⁶ 參見王恩田〈陝西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初探〉，《文物》1981年1期。尹盛平〈周原西周宮室制度初探〉，《文物》1981年9期。

⁷ 參見孫星衍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12月)，頁487。

是指雉門內的外朝，應門內的治朝和路門內的燕朝(清·任啟運《朝廟宮室圖》)，又以為明堂最內端為路寢，東側為宗廟，前有廟門，西側為社稷，前有社門(清·任啟運《朝廟宮室圖》)。李學勤乃以清代任啟運之「天子五門三朝廟社圖」解釋西周康王器《小孟鼎》銘文，認為西周早期有所謂的三朝五門、左祖右社的宮室制度⁸。

但是考古資料並未證明西周有所謂五門三朝之制，目前僅能證實為春秋之制，如杜正勝云：

西周的考古遺址尚未見五門三朝的痕跡，但在今陝西鳳翔縣城南家庄發掘的三號建築群秦都故宮卻獲得證實(韓偉 1985：《考古與文物》1985：2，頁 15)，可見三朝制度不是禮家的虛構，唯其發展階段尚難深論，目前僅能肯定那是春秋時代的制度。⁹

至於《小孟鼎》銘文乃清道光年間與《大孟鼎》同出於陝西周原地區，其後原器亡逸，郭沫若云「此文所記，于古史古禮極關重要，惜殘泐過甚，苦難屬讀，而器亦不知去向。惟細察全文，乃孟受王命攻克鬼方，歸告成功于周廟，而受慶賀之事。」¹⁰因此，《小孟鼎》不少銘文殘泐不清，各家釋讀遂有出入，如云「孟以多旂佩鬼方……入王門。」其中「王門」一詞，陳夢家、李學勤改作「南門」¹¹，並云近于〈世俘〉：「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，皆施佩衣，先馘入。武王在祀，大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，妻二首赤旂，乃以先馘入，燎于周廟。」郭沫若則作「王門」¹²，唐蘭作「于門」¹³，馬承源闕釋¹⁴。

按：郭說是也，「王門」同「南門」、「廟門」、「宗門」，皆明堂宗廟南端之正門，唐蘭說「于字下泐文似一橫畫」、「陳夢家改為南門，筆劃不類」，更足以證明此字為「王」而非「南」，過去學者受到禮家「三朝五門」之制影響，認為周廟之門不能是王門，故否定此作王門。然而，由上文周原鳳雛甲組西周早期宮室可證，王門就是南門、廟門，明堂、宗廟古代合一也。

另外，《小孟鼎》銘文亦云「入三門，即立中廷，北向。」其中「三門」之意，李學勤認為乃「雉門」，《周禮·閽人》注：「玄謂雉門，三門也。」上文講各種活動在雉門外舉行，此時則進入三門，這是由於對敵人的處置業已完畢。¹⁵

⁸ 參見李學勤〈小孟鼎與西周制度〉，《李學勤集》(哈爾濱：黑龍江出版社，1989年)，頁 165-179。

⁹ 參見杜正勝《古代社會與國家》(台北：允晨文化，1992年10月)，頁 186。

¹⁰ 參見郭沫若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·小孟鼎》(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9年7月)，頁 36。

¹¹ 參見陳夢家〈西周銅器斷代〉(四)，《考古學報》1956年2期。李學勤〈小孟鼎與西周制度〉，《李學勤集》(哈爾濱：黑龍江出版社，1989年)，頁 165-179。

¹² 參見郭沫若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·小孟鼎》(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9年7月)，頁 35。

¹³ 參見唐蘭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12月)，頁 183。

¹⁴ 參見馬承源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(三)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4月)，頁 41。

¹⁵ 參見李學勤〈小孟鼎與西周制度〉，《李學勤集》(哈爾濱：黑龍江出版社，1989年)，頁 170。

按：上文已說西周初年考古遺跡並未見有所謂「五門」或「三門」之制，只有一個南端的大門，可稱南門、廟門、應門，銘文此處突然出現所謂「三門」，頗為可疑。其次，西周金文並未見有其他「入三門」的詞例¹⁶，反而皆是「入門，立中廷」之辭，且細察《小孟鼎》銘文應是「口三門」¹⁷，而非「入三門」，因此所謂「三門」乃「雉門」之說有待商榷。況且考量《小孟鼎》銘文嚴重殘泐不清，此處「三」亦可能是「王」字之殘筆。

考西周金文冊命之禮，均言「入門、立中廷，北向」，未有所謂「三門」也。然而張光裕認為西周天子至少有「三門」，並舉《書·顧命》明言南門、畢門、應門等三門為證¹⁸。

按：張氏之說不確，〈顧命〉南門、畢門、應門同為宮室南端之正門，乃同實而異名，並未有三門三進的制度。考古資料顯示五門乃春秋之制，西周考古發掘尚未見有三門的宮室建築，故此制度疑為東周以後才有的變革。《小孟鼎》銘文所言乃入南門後燎馘、受錫均於宗廟明堂行之，不須區分作三門。

因此，西周早期宮室並未有三門、四門或五門之制。所以，〈皇門〉首句「維正月庚午，周公格左闕門會群門」應重新考釋。「闕門」，不能是路寢之門，也非明堂之左門。今本「左」字據簡本，當為「在」字之誤。「闕」有大之意，「闕門」即大門，亦皇門、南門、廟門、應門也。

又王連龍亦認為「闕門」應指廟堂之門，其云：

在「闕」所指代諸門中，廟堂之門尤為值得關注。如《左傳·襄公十一年》及《左傳·昭五年》兩見「盟諸僖闕」，「僖闕」即指魯僖公廟堂之門。《爾雅·釋宮》郝懿行疏謂「宮中術亦名闕，因而廟中門亦名闕。」至確。又按：周初訓誥多於宗廟進行，上引《何尊》銘文載成王於宗廟訓誥宗族小子，所涉及的時間、對象及內容多與本篇相類，地點也應相同。所以，本篇「闕門」釋為廟堂之門更為妥當。¹⁹

王氏所言正確，本篇乃周公於廟堂之門訓誥諸宗親貴族，簡文「耆門」與「闕門」相近，皆指廟堂之門。

至於「耆」字之意尚待考定，如《睢侯戈》、《包山楚簡》皆有此字，陳偉釋為「耆」，《包簡》簡 68 可釋為「耆州」，「耆」指老，正與簡 180「新州」相對²⁰。然而，「耆」、「耆」二者字形畢竟有別，李守奎《楚文字編》則不釋作「耆」，

¹⁶ 參見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《金文引得·青銅器銘文釋文引得》（南寧：廣西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10月），頁199。

¹⁷ 同上注，《金文引得·青銅器銘文釋文》，頁254。

¹⁸ 參見張光裕〈金文中冊命之典〉，《雪齋學術論文集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9年9月），頁19。

¹⁹ 參見王連龍《〈逸周書·皇門篇〉校注、寫定與評論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，2010年1月22日。

²⁰ 參見陳偉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(十四種)》（北京：經濟科學出版社，2009年9月），頁34。

而隸定作從老從占之字，未有說解²¹。

按：「耆」字下半乃從「古」，並非從「占」，也不能直接釋為「耆」。但由《包山》簡 68「耆州」之意推測，可從「古」會意，釋為「古州」，與簡 180「新州」之意正可相對。因此，「耆」似應讀作「古」較妥，考「古」有開始、始祖之意，如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古，始也。」《禮記·祭義》：「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」，鄭玄注：「先古，先祖。」「古門」可謂「祖門」，即宗廟之門。〈皇門〉「公格在耆(古)門」，乃謂周公在宗廟之門訓誥諸宗親貴族。古代明堂宗廟合一，「耆(古)門」同「王門」、「南門」、「廟門」也。今本作「閔門」，上引王連龍之文可證有廟堂之門之意，與簡本「古(祖)門」同為宗廟之門。另外，本文篇題為「皇門」，考「皇」字亦有先祖之意，如「皇考」、「皇妣」，《禮記·曲禮下》：「祭王父曰皇祖考，王母曰皇祖妣，父曰皇考，母曰皇妣。」《楚辭·離騷》：「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」所以篇題作「皇門」，亦呼應「古門」、「閔門」，乃宗廟大門之意也。

二、無不順比在王廷

〈皇門〉簡 5：「百姓萬民用亡(無)不順比在王廷」，整理者將順讀作「擾」，《書·皋陶謨》傳：「順也。」²²復旦研究生讀書會從整理者之說。張崇禮則認為順應為「柔」，簡文理解為百姓萬民因此無不柔順親附於王廷。

按：張崇禮之說為確，簡文順字確實應讀作「柔」，而非「擾」也。《清華簡·程寤》簡 8：「思(使)卑順(柔)和順」，順亦讀柔。蓋順即脂字之異構。

《說文·肉部》：「脂，面柔也。從頁，從肉，讀若柔。」《廣韻·尤韻》：「順，面和。」《集韻·尤韻》：「脂順，《說文》：面和也。或從頁。」又《集韻·有韻》：「腠脂，面色和柔貌。或從頁。」

因此，簡文順可讀作柔，乃柔順之意。比則有親近、依附之意，《詩·大雅·皇矣》：「克順克比」，屈萬里：「比，親附也。此言人民能順從文王、親附文王也。」²³順比乃柔順親附也，即百姓萬民無不柔順親附於王廷。

三、戎夫

〈皇門〉簡 9：「譬如戎夫，喬(驕)用從禽，其由(猶)克又(有)隻(獲)?」今本《逸周書·皇門》：「譬若畋，犬驕用逐禽，其猶不克有獲。」整理者認為應從簡本，今本「犬」字與「夫」形近致誤。²⁴劉國忠云：「戎夫，士卒。……這句話是說，就像一個士卒，傲慢地放走了自己捕獲的獵物，怎麼可能還會有所收穫呢？」

²¹ 參見李守奎《楚文字編》(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12月)，頁515。

²² 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壹)下冊》(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0年12月)，頁167。

²³ 參見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(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98年1月)，頁472。

²⁴ 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壹)下冊》(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0年12月)，頁169。

²⁵復旦研究生讀書會認為簡文「戎夫」疑讀為「農夫」，上古「戎」、「農」音近可通，楚簡多有通用之例，秦漢印章中也有「戎夫」之印，皆當讀為「農夫」。至於「驕」有放縱、縱恣義，「從禽」乃古人習語，謂畋獵，如《易·屯卦》：「即鹿无虞，以從禽也。」《毛詩·齊風·還》毛序：「哀公好田獵，從禽獸而無厭。」「從禽」又常與勤政相對，指耽於享樂悠遊，多含貶義，如《後漢書·鍾離意傳》：「車駕數幸廣成苑，意以為從禽廢政，常當車陳諫般樂游田之事，天子即時還宮。」簡文用此作喻，顯然也有勸諷之意。全句意為農夫不事稼穡，卻去追逐禽獸，行畋獵之事。²⁶施謝捷認為仍應讀為「戎夫」，為人名，而不必牽合改讀為「農夫」。

按：此處仍應讀為「戎夫」，「戎夫」為古代官職，非人名，秦漢印章多見「戎夫」之印，此「戎夫」並非「農夫」，蓋農夫何需刻印？刻印者自然以需要文書往來的官職人員較為合理。

疑此「戎夫」為王侯重用的親近大臣「武夫」，《詩》：「糾糾武夫，公侯干城。」《逸周書·皇門》：「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，羞於王所。」「戎夫」一詞又見於《逸周書·史記》：「王在成周，昧爽，召三公、左史、戎夫」、「俾戎夫言之」。

因此，如上舉復旦讀書會所言，「從禽」又常與勤政相對，指耽於享樂悠遊。簡文乃針對政務而言，無關農務，而是以王侯大臣「戎夫」為例，指出若其經常貪於田獵享樂，而荒廢政務之正事，能說是有所獲嗎？「獲」乃雙關語，雖在田獵上有所獲，但卻在政務上荒廢無所獲，所以今本說「其猶不克有獲」。

四、晝臧厥心

〈祭公之顧命〉簡 11：「晝臧(厥)心」，今本《逸周書·祭公》作「寬壯厥心」，整理者云：「晝，讀為宣，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七年》注：『明也。』臧，即『臧』，《說文》：『善也。』」²⁷因此，整理者認為簡文「晝臧厥心」就是「明善厥心」。蔡哲茂則以為簡文「晝臧」即今本之「寬壯」，就音韻上來說宣、寬兩字韻部同為元韻可通，臧壯皆陽韻精紐，古書亦有「壯」與從「卓」得聲之字音近相通的情形。因此，「晝臧」可通古書「寬綽」或金文「綽綽」，意思是「寬緩」，而非「明善」。²⁸

²⁵ 參見劉國忠《走近清華簡》(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4月)，頁142。

²⁶ 參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：〈清華簡《皇門》研讀札記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，2011年1月5日。

²⁷ 參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壹)下冊》(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0年12月)，頁177。

²⁸ 參見蔡哲茂〈讀清華簡《祭公之顧命》札記一則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，2011年3月17日。


按：簡文𠄎從「亘」得聲，可讀為「宣」，但非「明」之意。考《書·盤庚》：「乃咸大不宣乃心」，孫星衍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：「宣，讀為和。」「寬」亦有和緩之意，如《玉篇》：「寬，緩也。」《國語·吳語》：「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」，韋昭注：「寬，緩也。」《漢書·韓王信傳》：「為人寬和自守。」因此，「宣」、「寬」皆有和緩之意。又古籍亦有「康乃心」之詞，如《書·康誥》：「用康乃心，顧乃德」，屈萬里《集釋》：「康，和也。義見《史記·樂書》『而民康樂』正義。」又「寬」上古音為溪紐元部，「康」為溪紐陽部，²⁹二字聲母相同而韻部可通，「寬」、「康」音義相通。

至於𠄎乃「臧」，有「美」、「善」之意，今本作「壯」，乃形近音同之通假字，「臧」的異文，如《古文四聲韻》「臧」的古文作𠄎(出《義雲章》)，「臧」的古文作𠄎(出《古孝經》)、𠄎(出《古老子》)，皆可見「臧」、「壯」形體相近，且楚簡多見「臧」、「壯」通假之例³⁰，故不必強與「綽」牽合，今本乃因古文形近而寫作「壯」，當以簡文「臧」為本。「𠄎 臧」即「和善」之意，文獻有「和」、「善」連言之例，如《荀子·修身》：「以善和人謂之順。」《禮記·玉藻》：「燕居告溫溫」，孔疏：「色尚和善，教人使人之時，唯須溫溫，不欲嚴栗。」金文亦有近似之例，如《王孫遺者鐘》：「余任以心，延永余德，和溺民人。」廖名春認為「溺」可讀若「淑」，《爾雅·釋詁上》：「淑，善也。」「和溺民人」即「和善民人」，意與《孝經·諸侯章》「和其民人」同。³¹

另外，文獻亦頗有「和心」之例，如《墨子·迎敵祠》：「二參子尚夜自廈，以勤寡人，和心比力兼左右，各死而守。」《荀子·修身》：「治氣養心之術：血氣剛強，則柔之以調和。」《呂氏春秋·仲夏紀》：「心必和平然後樂，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，故樂之務在於和心，和心在於行適。」

因此，簡文「𠄎 臧厥心」即「和善其心」，乃和緩順善其心。

五、保明王家


〈祭公之顧命〉簡 7：「保明王家」，明字原作，整理者隸作明，認為即《說文》的「明」字，從「月」聲，讀為「又」。復旦研究生讀書會認為此字以月為聲，讀為又是沒問題的，但從字形來看，實際上是兩月相對，應隸定作明。³²



²⁹ 依據李珍華、周長楫《漢字古今音表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1月)。





³⁰ 參見白於藍：《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》(福州市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1月)，頁270-273。




³¹ 參見廖名春〈楚文字考釋三則〉，《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》(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12月)，頁87-97。

³² 參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：〈清華簡《祭公之顧命》研讀札記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，2011年1月5日。

按：字形上應從復旦讀書會，為二月相對，今本相應之字作「又」。同篇簡 17「其皆自時中又萬邦」，「又」作，與簡 7 為同一字。

蓋此二字實為「辭」(孽)字之變體，形體從「月」之「孽」，如《上博五·競建內之》簡 7「地不生孽」從月的「辭(孽)字，季旭昇分析字從它、中、月，如以「月」為聲符，則此字可讀為「孽」，月、孽二字上古音同在疑紐月部。從「它」則可視為義符，古人以「它(蛇)」為一種災害。³³季氏又分析《上博五·三德》簡 14「是逢凶孽」從辛從月的朔(孽)字，認為此字左旁實為「辛」字，此旁至戰國時期與「辛」旁多混而難分。「朔」字已見甲骨文(或隸定作「𠄎」)，當釋為從「辛(或隸作「𠄎」，「刈」之本字)」、疊加月聲，即「孽」字(參《甲骨文字詁林》2497 號)，「刈」、「月」與「孽」上古音同在疑紐月部。本句「伐」、「殺」、「孽」上古音都在月部，「劓」在魚部，與「伐」、「殺」、「孽」為旁對轉，可以押韻。³⁴

按：由季氏分析來看，《上博五》朔、兩字乃從「月」之「孽」字，月、孽二字上古音相同，故簡文添加「月」作為聲符。至於「辛」旁，實乃「𠄎」也，即「又」之初文。蓋甲骨文「𠄎」為「又」之初文，亦為「斲」、「孽」之本字。裘錫圭認為「𠄎」本象一種刀類工具，「𠄎」可簡化成、等形，其中不帶刀形的省體若稍加整齊化就會變成小篆的 𠄎(又)，故𠄎是又的初文，亦可釋作艾，與除草之「刈」音義相同³⁵。

辭、孽由除草之義而引申為「治也」，更由此引申出助、相(襄)、輔弼、輔佐之義。簡文「保明王家」，近於金文《毛公鼎》「辭厥辟」、「辭我邦我家」，《克鼎》「辭王家」、「保辭周邦」，《晉邦盃》「保辭王國」，義同于典籍之《書·君奭》「用又厥辟」，〈康誥〉「用保又民」，〈多士〉「保又有殷」，〈康王之誥〉「保又王家」，《詩·小雅》「保又爾後」等。因此，簡文、乃以聲符「月」來代表辭字。

參、結論

經由以上之考證，可以得出以下幾項結論：

一、〈皇門〉簡 1「者門」，「者」應讀作「古」較妥，考「古」有開始、始祖之意，如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古，始也。」《禮記·祭義》：「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」，鄭玄注：「先古，先祖。」「古門」可謂「祖門」，即宗廟之門。簡本「者門」與今本「閼門」，皆指宗廟之門也。至於篇題「皇門」，考「皇」字亦有先祖之意，如「皇考」、「皇妣」，篇題作「皇門」，亦呼應「古門」、「閼門」，乃宗廟

³³ 參見季旭昇〈上博五芻議(上)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論文，2006 年 2 月 18 日。

³⁴ 參見季旭昇〈上博五芻議(下)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論文，2006 年 2 月 18 日。

³⁵ 參見裘錫圭〈釋「𠄎」、「𠄎」〉，《古文字論集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 年 8 月)，頁 35-39。

大門之意也。

二、〈皇門〉簡 5：「百姓萬民用亡(無)不頌比在王廷」，簡文頌字應讀作「柔」，而非「擾」也。頌乃柔順之意，比則有親近、依附之意，《詩·大雅·皇矣》：「克順克比」，頌比乃柔順親附也，即百姓萬民無不柔順親附於王廷。

三、〈皇門〉簡 9「戎夫」，「戎夫」為古代官職，非人名，亦非「農夫」，疑「戎夫」為王侯重用的親近大臣「武夫」，《詩》：「糾糾武夫，公侯干城。」《逸周書·皇門》：「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，羞於王所。」「戎夫」一詞又見於《逸周書·史記》：「王在成周，昧爽，召三公、左史、戎夫」、「俾戎夫言之」。簡文乃是以王侯大臣「戎夫」為例，指出若其經常貪於田獵享樂，而荒廢政務之正事，能說是有所獲嗎？

四、〈祭公之顧命〉簡 11：「**晙** 臧(厥)心」，今本《逸周書·祭公》作「寬壯厥心」，簡文**晙**從「亘」得聲，可讀為「宣」，但非「明」之意。考《書·盤庚》：「乃咸大不宣乃心」，孫星衍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：「宣，讀為和。」「寬」亦有和緩之意。至於**臧**乃「臧」，有「美」、「善」之意，今本作「壯」，乃形近音同之通假字，「**晙** 臧」即「和善」之意，《荀子·修身》：「以善和人謂之順」。簡文「**晙** 臧厥心」意謂和緩順善其心。

五、〈祭公之顧命〉簡 7：「保明王家」，明今本相應之字作「乂」。此字應為「辭」(孽)字之變體，如《上博五·三德》簡 14 從辛從月的**朔**，以及《上博五·競建內之》簡 7 從月的**𠄎**，皆是其例。月、孽二字上古音相同，故「孽」以「月」為聲符，簡文**𠄎**、**𠄎**乃以聲符「月」來代表辭字。

參考文獻

- (唐)孔穎達等(1993)。《十三經注疏》。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
- (清)孫希旦(1998)。《禮記集解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(清)孫星衍(1998)。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尹盛平(1981)。〈周原西周宮室制度初探〉。《文物》，9。
- 王恩田(1981)。〈陝西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初探〉。《文物》，1。
- 王國維(1994)。《觀堂集林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王連龍(2010)。《逸周書研究》。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。
- 王輝(2008)。《古文字通假字典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四川省博物館、青川縣文化館(1982)。《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—四川青川縣戰國墓發掘簡報》。《文物》，1。
- 白於藍(2008)。《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》。福州市：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何琳儀(1998)。《戰國古文字典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李珍華、周長楫(1999)。《漢字古今音表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李零(2004)。《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》。北京：三聯書店。
- 李學勤(1989)。《李學勤集》。哈爾濱：黑龍江教育出版社。
- 李學勤(1994)。《簡帛佚籍與學術史》。台北：時報文化出版社。
- 李學勤(2010)。〈清華簡九篇綜述〉。《文物》，5，51-57。
- 杜正勝(1992)。《古代社會與國家》。台北：允晨文化。
- 屈萬里(1998)。《詩經詮釋》。台北：聯經出版社。
- 唐蘭(1986)。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陝西周原考古隊(1979)。〈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發掘簡報〉。《文物》，10。
- 陝西周原考古隊(1981)。〈陝西召陳西周建築群基址發掘簡報〉。《文物》，3。
- 馬承源(1988)。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(三)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。
- 馬承源(2000-2008)。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(一至七)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高亨(1997)。《古書通假會典》。濟南：齊魯書社。
- 張光裕(1989)。《雪齋學術論文集》。台北：藝文印書館。
-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(2010)。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壹)》。上海：中西書局。
- 郭沫若(1999)。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》。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。
- 郭錫良(1986)。《漢字古音手冊》。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- 陳全方(1987)。《周原與周文化》。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- 陳偉等(2009)。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(十四種)》。北京：經濟科學出版社。
- 陳夢家(1956)。〈西周銅器斷代〉(四)。《考古學報》，2。
-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(2001)。《金文引得》。南寧：廣西教育出

版社。

黃懷信(1996)。《逸周書校補注釋》。西安：西北大學出版社。

黃懷信、張懋鎔、田旭東(2007)。《逸周書彙校集注》(上)(下)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裘錫圭(1992)。《古文字論集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
裘錫圭(2004)。《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》。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。

廖名春(1998)。〈楚文字考釋三則〉。《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》。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。87-97。

劉國忠(2011)。《走近清華簡》。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。

**Five interpretations of words on “The Warring States Bamboo
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(Vol. 1)”**

Wen-Hua Lin *

Abstract

The publication of the “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(Vol. 1)” in Dec. 2012 offered an useful supplement for the study on *Shangshu* (The Book of Documents) *Yizhoushu* (Lost Book of Zhou). The nine articles contained within the Manuscripts, *Yinzhi*, *Yinkao*, *Jinten*, *Baoxun*, *Zhengwu*, *Huangmen*, *Jigong Zhi Guming*, *Qiye*, and *Chuju* are of superb importance in the study of the words and thoughts at the tim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.

The thesis focus on the words of *Gumen*, *Shoubi*, *Ronfu* in *Huangmen*, and *Zho*, *Zan*, *Ru*, and *Ci*, in *Jigong Zhi Guming*, and propose new discoveries upon the basis established by the former studies.

Key words : Tsinghua Bamboo Slips, Study of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,
Discovered text, Words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, Lost Book of Zhou

* Associate Professor,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, MeiHo University

